

再谈“说部丛书”——以“十集系列”为中心

付建舟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产物,在同期诸多“说部丛书”中,其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然而,其相关研究至今依然十分欠缺。文章重点考察该丛书的总体状况和“两个系列”及其复杂情况,“十集系列”完结时间的考述以及有关“辨正”,以进一步推进此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两个系列;“十集系列”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31 (2024) 04-0001-13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以下简称商务版“说部丛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文献价值。在清末民初众多书局出版的诸多“说部丛书”中,商务版“说部丛书”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成就最高,影响最广。^①这些“说部丛书”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晚清小说界革命是晚清文学界革命中成就最大的部分,晚清文学界革命则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性文学运动,其作用不亚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四种文学文类的确立,“诗文正宗”被“小说正宗”所取代,都始于晚清文学界革命而非“五四”新文学运动。晚清用“小说”来启蒙,是“五四”用“文学”来启蒙的先导,由此可见商务版“说部丛书”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笔者对清末民初的“说部丛书”,尤其是商务版“说部丛书”的研究热情持续不减。自1903年第一编出版至今,商务版“说部丛书”的面目一直没有被全面、具体、清晰地揭开,尽管学界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却远远不够,亟须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商务版“说部丛书”的“两个系列”

商务版“说部丛书”在21世纪初曾引起一股小小的考述热潮。最初,藏书家陆昕发表了《说〈说部丛书〉》一文,认为商务版“说部丛书”共四集340种。^[1]次年,陆氏在《从〈说部丛书〉谈搜书所见》一文中仍然坚持这一结论。^[2]数年后,冯东航的《百年前的340种小说》^[3]一文和黄恂的《周作人译的〈红星佚史〉》^[4]一文,皆遵从陆氏的“340种”之说。黄氏随后在《也说〈说部丛书〉》中作了“辨正”,质疑“340种”之说,还发现商务版“说部丛书”有另一种版本,但都语焉不详。^[5]有鉴于此,作为致力于清末民初小说的研究者,笔者担心“谬误”

收稿日期: 2023-10-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1FZWA00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5NDJC002ZD)

作者简介: 付建舟(1969—),男,湖北孝感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文学。

引文格式: 付建舟.再谈“说部丛书”——以“十集系列”为中心[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4,41(4):1-13.

① 参见付建舟的《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清末民初〈说部丛书〉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不断扩散，遂撰写《谈谈〈说部丛书〉》，质疑“340种”之说。经过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有两个系列，即“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前者共分十集，每集10种，合计100种。后者共分四集，前三集每集100种，第四集至少22种，合计至少322种。“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有密切联系，整个“十集系列”是“四集系列”的一部分，即“十集系列”的100种小说恰好作为“四集系列”的初编。《说部丛书》“四集系列”从1903年开始到1924年结束，前后长达22年之久，其巨大影响不言而喻。^[6]

“两个系列”最初为日本学者所发现。1981年，中村忠行发表了论文《商务版〈说部丛书〉书志学的研究》^①，率先使用了“元版”和“初集本”这两个用语。樽本照雄先生十分关注这两个用语（它意味着“两个系列”），并沿用这一说法，在《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7]中特别标明两个系列，还独创了自己别致的标识之法。而“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之说，是笔者根据所见作品版本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其命名更符合我国读者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此文一出，立即遏制了“340种”之说的继续蔓延，为学者纷纷引用。

郑方晓在《清末民初商务版〈说部丛书〉研究》中沿用了“十集系列”和“四集系列”之说，并指出：“2009年，付建舟先生《谈谈〈说部丛书〉》一文面世。……至此，《说部丛书》的迷雾终于被层层剥开，该丛书的数量问题似乎也已经有了了断。”^[8]王伟歌在《商务版〈说部丛书〉新考》一文中提出，关于商务版“说部丛书”种类的说法有三种：一是“陆听说”（340种），“此后该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大家所肯定，普遍认为《说部丛书》四集共三百四十种”；二是“黄恂笼统的‘两个系统’说”；三是“付建舟‘四集和十集’两个系列说”，即“商务版《说部丛书》有两个系列，即‘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付建舟的文章对《说部丛书》的种类进一步明确化，笔者经过查阅实物，以及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均印证了《说部丛书》确为两个系列”。^[9]高月仙在《金教济翻译小说与〈说部丛书〉的关联性研究》中说：“关于《说部丛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国内，首屈一指的要数付建舟的研究成果。付建舟在《谈谈〈说部丛书〉》一文中，对‘说部丛书’的体系进行了考证。”^[10]至此，商务版“说部丛书”的大体轮廓被确定下来。付建舟的“四集和十集”两个系列说还引起了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先生的注意，他在《新的〈说部丛书〉研究》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付建舟2009没有读中村1981。但是，他独自掌握了‘说部丛书’分为两个系统。在仔细调查广告的同时，用他的用语将其区分为‘十集系列’和‘四集系列’。正因为付建舟是以实物讨论众多清末民初版本的，所以才有可能，在中国研究人员中他是第一个提出的。郑方晓也在使用这个术语。付建舟收集实物发布《清末民初版本经眼录》系列，现在到5种，可以看出，他正在根据现存的书籍进行坚实的研究，得到很高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②这里的“中村1981”是指中村先生1981年发表的论文《商务版〈说部丛书〉书志学的研究》。

其实，《谈谈〈说部丛书〉》一文的结论尚欠严密，文中的322种，严格地说应该是322编，因为篇幅比较长的译文，有的分成两编，有的分成三编，即一种作品分成两编或三编，这里的“种”与“编”必须区分，不能混同。若包括已被替换的2编，实际上总数应该是324编。

“十集系列”的封面是统一的。我们以“首版”《朽木舟》为例来考察（参见图1）。其封面分成三横栏，中间栏是横写的书名（有的作品封面印有著者名，不普遍），从右向左；

① 中村忠行：《商务版〈说部丛书〉书志学的研究》，《野草》1981年第27期。

② 参见樽本照雄：《清末小说二谈》，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2019年3月，第175页。

上栏是横写的丛书名“说部丛书”与集号编号“第八集第十编”，分两行排列，从右向左；下栏是横排的馆名“商务印书馆”以及“译印”（有的作品封面有“中国”二字），分两行排列。“朽木舟”“说部丛书”“商务印书馆”“第八集第十编”“译印”都处于正位，外围的长方形边框由两根对称相向的蒲公英花纹围成。这样的封面比较醒目，且比较固定，并不随意变动。



图1 标准版《朽木舟》封面、扉页、版权页

扉页也是统一的。页面分为三纵栏，有分栏线，中间四分之二弱的部分，是纵写的书名，布满整栏。右栏四分之一强的部分，是纵写的“说部丛书”和置于“说部丛书”之下、纵向并排的“第八集”“第十编”，“说部丛书”近于至顶排列。左栏四分之一强的部分，是纵写的“商务印书馆印行”，近于至底排列。

版权页内容布满整页（“四集系列”的版权页内容只占下半页），文字纵向排列。出版时间纵排，右侧顶置。其他事项也纵排，置于中下部，从右到左，分别为原著者、译述者、发行者、印刷者、总发行所、分售处。定价或售价也纵排，右侧底置。版权页的版式十分固定，体现了商务版“说部丛书”的鲜明特点。

封面为彩色，一般有三种颜色，互相搭配，三种颜色也不固定，根据需要而定。扉页有的是普通纸，有的是彩色纸，或红，或绿，比较随意。这种类型笔者称之为“双蒲边纹型”（樽本先生称之为“蒲公英花纹”），简称“双蒲型”。这种“双蒲型”标准版，不仅仅是指封面，还包括扉页和版权页，缺一不可。

图1是“十集系列”的标准版。我们谈“十集系列”意味着“双蒲型”，谈“双蒲型”意味着“十集系列”。以“双蒲型”标准版为基准，来考察其他与之存在或大或小差别的各种版本，笔者称之为“差异版”。

为了便于对比考察，我们以《朽木舟》的差异版（这里的差异版是就“十集系列”而言的，暂不涉及“四集系列”的版本）为例来考察（参见图2）。



图2 差异版《朽木舟》封面、扉页、版权页

图2是“十集系列”《朽木舟》初版本，是“双蒲型”差异版。其扉页不同于标准版，

而是彩色封面的黑白版。鉴于扉页与封面相同，称之为“重复型”。

图3是“十集系列”《夺嫡奇冤》四版本，也是“双蒲型”差异版。其封面不同于标准版，而是扉页的套色版。鉴于封面与扉页相同，亦称之为“重复型”。图4是《夺嫡奇冤》“双蒲型”标准版。两组图对比一下，差异十分明显。



图3 差异版《夺嫡奇冤》封面、扉页、版权页



图4 标准版《夺嫡奇冤》封面、扉页、版权页

图5是《梦游二十一世纪》“十集系列”版本，差异性更大，其扉页没有分栏线，且以“弟”替代“第”。封面几乎是扉页的套色版（略有几个字的差别）。鉴于封面与扉页大体相同，亦称之为“重复型”。图6是其标准版，版权页标明的是四版，六版与之基本相同，从略。



图5 差异版《梦游二十一世纪》封面、扉页、版权页



图6 标准版《梦游二十一世纪》封面、扉页、版权页

此外，“十集系列”中还有不同于“双蒲型”的彩色图案封面型，如图7，即《金银岛》首版^[11]，其封面不是“双蒲型”标准版，而是完全不同的图案封面。这种差异型版本笔者称之为“图封型”。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三例“图封型”，即《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首版、《吟边燕语》和《黄金血》。“图封型”比较少见。



图7 差异版《金银岛》封面、扉页、版权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十集系列”“双蒲型”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差异版，如图8。这些封面接近“双蒲型”标准版，只是编号略有不同。“双蒲型”标准版或者说“十集系列”版本的封面，除了“双蒲边纹”外，其编号都不超过“10”，超过“10”的是“四集系列”封面的编号。且用字也有异，如“四集系列”初集第15编，印为“第十五编”，而新的版本印为

“第一五编”，这不是故意咬文嚼字，而是“十五”与“一五”之别意味着两套完全不同的丛书系统。这样的“双蒲边纹”和编号明显表现出介于“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之间的特征，处于“过渡”时期，故可称之为“过渡型”（樽本先生称之为“试行本”或“试制品”）。这种“过渡型”版本或者说“过渡本”，此前仅发现六种，郑方晓发现三种，樽本先生发现三种；后笔者共发现二十九种，樽本先生也极为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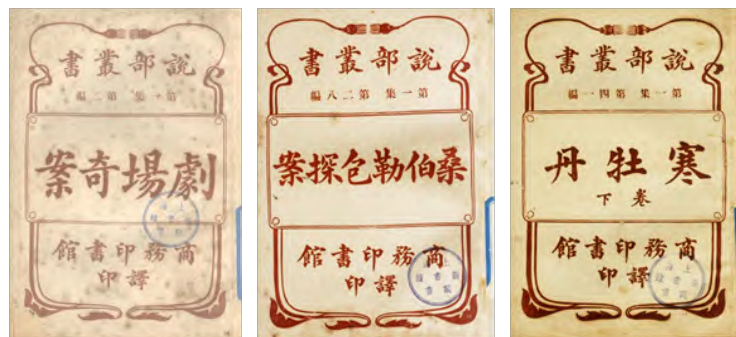


图8 差异版“十集系列”封面

关于“十集系列”，樽本先生提出“102编”，这是颇有创见的，把“324编”说得更加清楚。然而，必须补充的是，“十集系列”是“102编”，“四集系列”是“324编”，其中还存在更复杂的情况。有的同一个集号编号存在两部不同的作品，如“第一集第八编”有两种版本，一是《吟边燕语》，一是《金银岛》；有的同一部作品存在两个不同的集号编号，如《金银岛》，有第一集第八编和第二集第一编两个集号编号，见图9。^{[11]8-11}根据“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判断哪一个集号编号的作品出现了错误。《金银岛》本应只有一个集号编号，却占有两个集号编号，即“第一集第八编”与“第二集第一编”。根据“一一对应”关系，《金银岛》的位置是“第二集第一编”，而它既占据“第二集第一编”，又占据“第一集第八编”，与本应是“第一集第八编”的《吟边燕语》挤在一起。这样的错误如果不认真加以辨析，就会造成混乱。



图9 《金银岛》扉页

通过逐一比对商务版“说部丛书”“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初集，笔者有个小发现，即“十集系列”100编与“四集系列”初集100编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有的编号发生了错位。这个问题可能为大家所忽视。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把“十集系列”第一集第一编用“0101”表示，第一集第二编用“0102”表示，以此类推，第十集第十编用“1010”表示；把“四集系列”初集第一编用“1001”表示，初集第二编用“1002”表示，以此类推，初集第一百编用“1100”表示。根据一一对应关系，正常情况下，二者的对应关系是：0101—1001、0102—1002……

1010—1100。然而,这种一一对应关系发生了变化,例如“十集系列”最初的第一集第一编《佳人奇遇》和第一集第二编《经国美谈》分别被“四集系列”初集第一编的《天际落花》与第二编《剧场奇案》所取代;第一集第八编有两种——《吟边燕语》《金银岛》,理应只有《吟边燕语》一种,冒出的《金银岛》是错误的。“十集系列”第四集第三编是《鲁滨孙飘流记》,对应“四集系列”初集第三十三编《鲁滨孙飘流记》;第五集第三编是《鲁滨孙飘流续记》,可是它在初集中提前到第三十四编,于是一一对应关系就发生了位移,即“十集系列”从第四集第四编至第五集第二编在“四集系列”初集中的对应位置均向后位移一编。另外对应关系发生变化的有:1002《橘英男》—1094《橘英男》,1003《冰天渔乐记》—1092《冰天渔乐记》,1004《铁血痕》—1095《铁血痕》,1005《三人影》—1093《三人影》。其余各编的对应情况正常。除了被替换的两编,“十集系列”的100编与“四集系列”初集100编的对应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发生的位移可能是因为第四集第三编《鲁滨孙飘流记》出版后,《鲁滨孙飘流续记》译稿尚未完成,不能编为第四集第四编,而初集出版时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将其提前置于《鲁滨孙飘流记》之后。总之,这些具体情况如不是考察初始版本文献,是不易觉察的。

综上所述,商务版“说部丛书”“十集系列”的主打产品是“双蒲型”标准版,此外还有与“标准版”存在或大或小差别的“差异版”。目前所见的“差异版”有“重复型”“图封型”“过渡型”。商务版“说部丛书”“十集系列”有102编,“说部丛书”总数有324编,其中存在的一些复杂情况,不可不察。

到目前为止,见过全套商务版“说部丛书”“十集系列”的人可能绝无仅有,知道这102编作品的版权信息的人可能也绝无仅有,因此根据版本整理出一份目录就十分重要,它不是从“目录”到“目录”的“目录”,而是直接从“版本”到“目录”的“目录”,可以纠正诸多“讹误”,其价值不言而喻。为此,笔者根据所见“十集系列”版本整理出《商务版“说部丛书”“十集系列”作品版本目录》(尚不完全,有待补充)附于篇末。

二、关于“十集系列”的截止时间

樽本先生在写于2017年1月的《新的〈说部丛书〉研究》中重点讨论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是付建舟的《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12]。樽本先生文中“付建舟的研究”一节重点阐述了元版(“十集系列”)出版的截止年月问题,特意强调“1907年7月”是付建舟的观点,而“1908年”则是他自己的观点。其文强调“付建舟论文指出:元版(十集系列)发行结束是在‘1907年7月’”,他经过一番考论后指出:“元版(十集系列)全100编(实际上是102编)于1908年改组完成。不包括《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两编的全100编,都是以蒲公英花纹的形式反复重版进行销售”,“最终决定将元版的第一集到第十集的整体改为‘初集’,封面也用新的丝带花纹统一。作品构成基本上和以前一样,但外观焕然一新。就这样,从初集100编到1914年整体再版后,与下一集2集100编相连”,“元版(十集系列)第十集的发行结束是1908年比较妥当”,“付建舟所说的‘1907年7月’完结是不正确的。付建舟应该有自己确认的两种实物,为什么不利用它呢?第四编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版,明显迟于广告的‘1907年7月’。明明手上应该有确凿的证据却忘了吗?觉得不可思议”。^①这里显然存在误解,需要解释或者辨正。

^① 参见樽本照雄:《清末小说二谈》,第170—172页。

笔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项成果《〈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研究》（2014年7月结项）没有公开，樽本先生不知道笔者此前的研究成果涉及这个问题，并根据原本确定“1908年”这一完结时间，因而产生误解。他还很惋惜地指出：“付建舟2015的研究方法是注重实物版权页中初版发行年月的记载”，“拥有大量实物的付建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最终需要通过初版本身进行确认。……确认……初版实物是很重要的”，“付建舟举的另一个例子《剧场奇案》，元版（十集系列）和初集本（四集系列）的初版年月幸运地一致。从《经国美谈》中指出作品的更换是很好的。但是，他没有提到这是证明1908年进行的‘说部丛书’改组的版本，真是遗憾”。^①结项成果没有公开造成误解，笔者也感到很遗憾。

笔者在《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的结尾说“‘十集系列’1903年开始出版，到1907年7月出齐100编”^[12]，这是“失误”，不是笔者的“本意”，更不是“观点”。理由如下：

其一，笔者在《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中明确指出：“该丛书从1903年开始出版，至1907年7月还没有全部出齐，其中已经出版和正在付印的共有九集，前八集每集10种，第九集5种，合集85种。”^[12]笔者参加某次学术会议时提交过该文，会议论文集出版了，关于这两处文字，期刊稿与参会稿是一致的，但期刊稿和参会稿的“摘要”却差别甚大，参会稿的“摘要”是：“清末，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说部丛书》，可至今其面目不清，其中的初集也是如此。经长期的探索，笔者试图从初集第一编的初版时间至第一百编的初版时间，以及这一百编的具体篇目等内容的考察，逐渐揭开其朦胧的面纱，以就教于学界。”^[13]查邮箱，期刊社来信云：“看一下增加的公元纪年是否有遗漏，是否有问题，然后尽快把修订稿寄回。”附件中拙稿的“摘要”与参会稿完全相同。可是，期刊上所载拙文的“摘要”完全不同：“清末民初，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两套‘说部丛书’，分别是‘十集系列’和‘四集系列’。通过对两系列‘说部丛书’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十集系列’出版在前；‘十集系列’与‘四集系列’并非完全吻合，‘十集系列’共收小说100种，这100种小说是‘四集系列’初集的全部；‘十集系列’1903年开始出版，到1907年7月出齐100编。”^[12]更重要的是，这一“摘要”再一次强化了“‘十集系列’1903年开始出版，到1907年7月出齐100编”这一错误观点，也就是说，“失误”被强化了，而正文中“该丛书从1903年开始出版，至1907年7月还没有全部出齐”的正确观点被遮蔽了。查邮箱，笔者最后发给期刊社的作为附件的“修改稿”没有被保存，难以核对，但回信中说得很清楚：“公元纪年已经有两处处理过了，其他各处没有问题，见附件。”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但无论如何，“1907年7月”这一截止年月绝对不是笔者的“观点”，而是“失误”。

其二，此前，笔者对商务版“说部丛书”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笔者曾追问：“‘十集系列’一百编的起止时间何时？这一百编与‘四集系列’初集的一百编存在什么关联？”自答道：“经过笔者对诸多小说版本的考辨，最后根据‘四集系列’初集第三编《梦游二十一世纪》初版于1903年5月，‘十集系列’第十集第十编《海卫侦探案》初版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即1908年4月，我们认为，《说部丛书》‘十集系列’一百编从1903年5月前后至1908年4月全面完成。”还指出：“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十集系列’一百编，除了第一编《佳人奇遇》与第二编《经国美谈前后编》分别由《天际落花》与《剧场奇案》取代外，其余九十八编按原序编入四集系列初集中。”^②笔者继续追问：“‘四集系列’第二集、第三集

① 参见樽本照雄：《清末小说二谈》，第175—176页。

② 参见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研究》，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项成果，未刊稿，2014年7月，第4页。

出版是否顺利？”自答道：“我们认为，‘四集系列’初集一百编从1903年5月前后至1908年4月全面完成。同时根据‘四集系列’第二集一百编《娜兰小传》初版于‘中华民国三年（1914）九月’，我们认为，第二集一百编从1908年4月前后至1914年9月全面完成。这两集二百编的出版十分顺利。又根据第三集第一编《亨利第六遗事》初版于‘中华民国五年（1916）四月’，第三集第一百编《鹑巢记续编》初版于‘中华民国九年（1920）六月’，我们认为，第三集一百编从1916年4月前后至1920年6月全面完成。第三集的出版不太顺利，开始出现阵痛。据张元济日记，1916年前后，《说部丛书》销路仍然不错，第三集决定继续出版，第三集拟先出版25编，有一边出版一边观察之意。”^①笔者继续追问：“‘四集系列’第四集为何只有22编？”自答道：“根据第四集第一编《俄宫秘史》初版于‘中华民国十年（1921）五月’，第二十二编《情天补恨录》初版于‘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我们认为，第四集难产而终。其原因多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1917至1927年间，小说创作与翻译青黄不接，再加上另外两套小说丛刊同时出版，使仅有的稿源更加分散。”^②由此可见，在樽本先生2017年撰写文章确定“元版”（“十集系列”）截止时间是“1908年”之前的2014年，笔者就确定了这一时间，且精确到月份。

其实，樽本先生如果认真阅读了《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一文，就会发现笔者的“失误”，并指出“失误”，而不是把“失误”当成“观点”。

此外，樽本先生还指出：“付建舟没有解释郑方晓提出的《金银岛》编号存在问题。原来不是付建舟自己在前揭〔付朱30〕^③中收录的版本吗？我觉得解释一下会更好”，“郑方晓认为《说部丛书》共324编。付建舟认为‘合计322种’，并没有谈及郑的观点”。^④这话使人认为付建舟有意“遮蔽”郑方晓的“新提法”之意。

樽本先生如是说，其实不然。笔者根本没在意“324编”之“新提法”这类细节。因为在笔者看来，这是常识。在浏览郑方晓的博士论文之前，笔者就发现有两部作品被替换了。笔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2009年教育部项目立项之前就已开始，2014年7月该项目“结项成果”中明确指出：“我们发现，‘十集系列’一百编，除了第一编《佳人奇遇》与第二编《经国美谈前后编》分别由《天际落花》与《剧场奇案》取代……”^⑤笔者早就发现有两部作品被替换；早就知道商务版“说部丛书”作品编数是324编。但由于笔者的“结项成果”没有及时公开，学界不得而知，一直停留在笔者2009年撰文的“322种”层面，由此产生了误解。笔者不宜使用自己手中的“结项成果”底本，但浙江工商大学科研院、档案馆及浙江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又均未查到底本，故笔者只能使用自己手中的底本，尽管缺乏合法性和权威性，却也只能如此。

需要强调的是，樽本先生的思考特别细致，往往能够发现一些更细微之处，关于“324编”，他指出：

郑方晓写了324编，增加了2编。其理由在于元版（十集系列）的作品更换。我补充说明的话是1908年实施的改组，第一集第一编《佳人奇遇》替换成《天际落花》，第二编《经

① 参见付建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研究》，第4—5页。

② 同①，第5页。

③ “〔付朱30〕”是指付建舟与朱秀梅合著的《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0页。

④ 参见樽本照雄：《清末小说二谈》，第178页。

⑤ 同①，第4页。

国美谈》被替换为《剧场奇案》。第一集10编的数量看起来没有变化。但是因为有替换，所以实质上存在着12编。如果对这2编进行计数，则322编加2编的合计324编。

诚然，像郑方晓这样的计数方式也成立。

但是我的想法略有不同。只对元版（十集系列）解释为“全100编（实际上是102编）”比较合适。因为初集本（四集系列）与元版（十集系列）是不同的。^①这种细致的思考更准确，不能笼统地说总数是324编，最好说得更仔细、更具体。

樽本先生特别在意这些细微之处，所以往往有不少“发现”，也充分肯定他人的这类“发现”。他指出：“我写过关于元版第一集第八编《金银岛》（光绪三十年九月首版）的奇妙版本。付建舟、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中刊登照片是第一次吧。”^②樽本先生所说的照片是指拙著中刊载的《金银岛》书影，这是“十集系列”中的一种，该版本比“四集系列”版本少见得多，所以他特别在意。作为致力于清末小说研究的著名学者，樽本先生见多识广，可此前也没有见过这种版本，在他看来，这是这种版本的“第一次”披露。不过，这一点我也没有放过，并由此深入才有了在《谈谈〈说部丛书〉》中提出的“十集系列”和“四集系列”之说。

参考文献：

- [1] 陆昕. 说《说部丛书》[M]// 齐鲁书社. 藏书家: 第3辑.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106-109.
- [2] 陆昕. 从《说部丛书》谈搜书所见[M]// 陆昕. 闲话藏书.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203-227.
- [3] 冯东航. 百年前的340种小说[N]. 中山商报, 2008-09-03(A13).
- [4] 黄恸. 周作人译的《红星佚史》[M]// 黄恸. 蠹痕散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83-84.
- [5] 黄恸. 也说《说部丛书》[M]// 黄恸. 蠹痕散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59-61.
- [6] 付建舟. 谈谈《说部丛书》[J]. 明清小说研究, 2009(3): 304-309.
- [7] 樽本照雄. 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M]. 贺伟, 译.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 [8] 郑方晓. 清末民初商务版《说部丛书》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3.
- [9] 王伟歌. 商务版《说部丛书》新考[M]// 陈思和, 李存光. 珍藏文学记忆: 巴金研究集刊卷九.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348.
- [10] 高月仙. 金教济翻译小说与《说部丛书》的关联性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2.
- [11] 付建舟. 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12] 付建舟. 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5, 6(4): 29-32.
- [13] 付建舟. 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考述[C]// 黎铎. 从边缘到中心: 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79.

附录：《商务版“说部丛书”“十集系列”作品版本目录》

该目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付建舟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其次参考樽本照雄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以下简称“樽本目录”。第14b版，清末小说研究会，2023），此外是笔者新搜集的资料，因为是电子版，未做资料记录，出处难以逐一指出。第一集第一编用“0101”表示，第一集第二编用“0102”表示，依此类推，第十集第九编用“1009”表示，第十集第十编用“1010”表示。

① 参见樽本照雄：《清末小说二谈》，第165页。

② 同①，第166页。

0101 《佳人奇遇》，第一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再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岁次丙午八月三版。

0101 《天际落花》，第一集第一编，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初版。

0102 《经国美谈》，第一集第二编，时间不详（缺版权页）。

0102 《剧场奇案》，第一集第二编，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版。

0103 《梦游二十一世纪》，第一集第三编，民国二年（1913）三月六版。

0104 《（补译）华生包探案》，第一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孟夏（四月）初版，光绪三十三年（1907）岁次丁未春月二版。

0105 《小仙源》，原名为《小殖民地》，第一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八月二版。

0106 《案中案》，第一集第六编，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首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再版。

0107 《环游月球》，第一集第七编，光绪三十年七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版。

0108 《吟边燕语》，第一集第八编，光绪三十年七月首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再版。

0108 《金银岛》，第一集第八编，光绪三十年九月首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再版。（按：该版本集号编号错误）

0109 《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第一集第九编，光绪三十年十月首版。0109 《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第一集第九编，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十月初版，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九月三版。（按：第一个0109是初版本信息，第二个0109是三版本信息。另一个版本不单独成段，以下同）

0110 《黄金血》，第一集第十编，光绪三十年十一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三版。

0201 《金银岛》，第二集第一编，光绪三十年九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三版。

0202 《回头看》，第二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初版。

0203 《迦茵小传》，第二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二月初版，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九月三版。

0204 《降妖记》，第二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初版，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再版。0204 《降妖记》，第二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三版。

0205 《珊瑚美人》，第二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一年四月首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再版。

0206 《卖国奴》，第二集第六编，光绪二十九年（1903）岁次癸卯孟冬初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季春三版。

0207 《埃及金塔剖尸记》，第二集第七编，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季春初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季春三版。

0208 《忤情记》，第二集第八编，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三版。

0209 《夺嫡奇冤》，第二集第九编，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三版。

0210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第二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再版。

0301 《双指印》，第三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首版。

0302 《鬼山狼侠传》，第三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版（未印初版时间）。

0303 《昙花梦》，第二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一年八月首版。0303 《昙花梦》，第二集第九编，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版。

0304《指环党》，第三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季春月三版。

0305《巴黎繁华记》，第三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版。0305《巴黎繁华记》，第三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一年十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再版。

0306《斐洲烟水愁城录》，第三集第六编，乙巳年十月初版。未见下册，待访。

0307《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三集第七编，光绪三十一年十月首版。

0308《桑伯勒包探案》，第三集第六编，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首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再版。

0309《一束缘》，第三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八月二版。

0310《车中毒针》，第三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季冬初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仲春三版。

0401《寒桃记》，第四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版，光绪三十三年三版。

0402《玉雪留痕》，第四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再版。

0403《鲁滨孙漂流记》，第四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再版。

0404《洪罕女郎传》，第四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孟春首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仲春三版。

0405《白巾人》，第四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二年三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仲冬二版。

0406《澳洲历险记》，第四集第六编，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九月二版。

0407《秘密电光艇》，第四集第七编，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九月二版。

0408《蛮荒志异》，第四集第八编，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首版。0408《蛮荒志异》，第四集第八编，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首版，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八月二版。

0409《阱中花》，第四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四月初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再版。

0410《寒牡丹》，署日本尾崎红叶原著、杭县吴棹译述，《说部丛书》十集系列第四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二年三月首版。

0501《香囊记》，第五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四月初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孟秋三版。

0502《三字狱》，第五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四月初版。

0503《鲁滨孙漂流续记》，第五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孟夏首版。

0504《红柳娃》，第五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孟夏月初版。

0505《红礁画桨录》，第五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孟夏月首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孟夏月再版。

0506《海外轩渠录》，第五集第六编，丙午年四月初版。未载版权页。

0507《帘外人》，第五集第七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仲夏首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

丁未孟春二版。

0508《炼才炉》，第五集第八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孟夏首版，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冬二版。

0509《七星宝石》，第五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夏首版。

0510《血蓑衣》，第五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夏首版。

0601《旧金山》，第六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夏首版。

0602《侠黑奴》，第六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夏首版。

0603《美人烟草》，第六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夏首版，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九月二版。

0604《天方夜谭》，第六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四月首版。

0605《铁锚手》，第六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秋初版。

0606《雾中人》，第六集第六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十一月初版。

0607《蛮陬奋迹记》，第六集第七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季秋首版。

0608《橡湖仙影》，第六集第八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十月初版。

0609《波乃茵传》，第六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十一月初版。

0610《尸棧记》，第六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十一月初版。

0701《二俑案》，第七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十一月初版。

0702《神枢鬼藏录》，第七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季春初版，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孟冬再版。

0703《空谷佳人》，第七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季春初版。

0704《秘密地窟》，第七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0705《双孝子喋血酬恩记》，第七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0706《世界一周》，第七集第六编，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0707《真偶然》，第七集第七编，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版，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再版。

0708《毒药罇》，第七集第八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樽本目录”第1100页记载：“孔夫子旧书网に写真あり、タンポポ文様、扉は元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说部丛书第七集第八编。”

0709《希腊神话》，第七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版，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再版。

0710《指中秘录》，第七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0801《圆室案》，第八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0802《宝石城》，第八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0803《双冠玺》，第八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0804《画灵》，第八集第四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仲春月再版。

0805《航海少年》，第八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0806《多那文包探案》，第八集第六编，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0807《一万九千镑》，第八集第七编，版权页署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版，光绪三十四年孟春月再版。

0808《红星佚史》，第八集第八编，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 0809 《金丝发》，第八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 0810 《朽木舟》，第八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 0901 《冢中人》，第九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 0902 《爱国二童子传》，第九集第二编，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版，民国二年一月三版。未见，待访。
- 0903 《盗窟奇缘》，第九集第三编，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版，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再版。未见，待访。
- 0904 《鬼士官》，第九集第四编，丁未年十一月初版。未见，待访。
- 0905 《鸳盟离合记》，第九集第五编，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版。“樽本目录”第7756页记载：“孔夫子旧书网に写真あり、角書なし、タンポポ文様、扉は元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版、说部丛书第九集第五编。”未见，待访。
- 0906 《苦海余生录》，第九集第六编，丁未年十一月初版。未见，待访。
- 0907 《复国轶闻》，第九集第七编，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 0908 《情侠》，第九集第八编，丁未年十二月初版。
- 0909 《媒孽奇谈》，第九集第九编，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 0910 《一仇三怨》，第九集第十编，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 1001 《新飞艇》，第十集第一编，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 1002 《橘英男》，第十集第二编，丁未年十二月初版。已访，缺版权页。
- 1003 《冰天渔乐记》，第十集第三编，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 1004 《铁血痕》，第十集第四编，戊申年二月初版。
- 1005 《三人影》，第十集第五编，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版。
- 1006 《化身奇谈》，第十集第六编，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版。
- 1007 《新天方夜谭》，第十集第七编，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版。
- 1008 《双乔记》，第十集第八编，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 1009 《双鸳侣》，第十集第九编，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版。
- 1010 《海卫侦探案》，第十集第十编，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责任编辑：张 眉）

Research on the “Shuobu Series”: Centering on the “Ten Episode Series”

FU Jian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Shuobu Series”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is a product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 circle, and among the many “Shuobu Series”, it is of the largest volume, the best quality, and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and is the most widespread. Howev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s still quite inadequat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series, the “two series” and their complexitie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ompletion time of the “Ten Episode Seri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in an attemp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ommercial Press; “Shuobu Series”; two series; “Ten Episode Series”